

# 梵蒂冈博物馆：基督教人文精神的一种艺术表达

李 枫

**内容提要：**梵蒂冈博物馆缘起于“天主教把艺术作为人类灵魂最崇高的天赋之一加以鼓励”的理念，形成于天主教界与艺术家的宗教理想与艺术追求的积极交织，而其藏品内涵则体现了宗教信仰之中对人性之崇高与尊贵的回归。本文追溯其缘起，考察其形成过程，阐释其藏品内涵。笔者认为，梵蒂冈博物馆的产生与发展是基督教人文精神的一种艺术表达。

**关键词：**梵蒂冈博物馆 基督教人文精神 艺术表达

**作者简介：**李枫，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督教人文精神是以人性、人道、人权为核心内容来表达对神的赞美与崇拜，是以人的形象歌颂神。因此，这样的一种宗教精神所蕴含的是人的终极理想。人类对理想的追求需要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与传递，于是，世界上就有了收藏、保护与展出人类文化艺术遗产的博物馆。堪称天主教艺术圣殿的梵蒂冈博物馆也体现出这种精神追求。梵蒂冈博物馆的建立，正是为了弘扬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彰显其荣耀，并由此而“激发起人们对一种绵延数百年，源自于古代，不曾间断的艺术与文化传统的关注”。<sup>①</sup>因此，从其缘起、构建、形成，以及历史沿革与馆藏艺术品之内涵等角度考察与研究梵蒂冈博物馆，亦是一次基督教人文精神的巡礼。

## 一、缘起：天主教将艺术作为人类灵魂最崇高的天赋之一

梵蒂冈博物馆（*The Vatican Museums*）是天主教国家梵蒂冈的国家博物馆，位于被誉为“露天历史博物馆”的罗马市中心。其建筑历史始于1377年。由于其建筑建成年代彼此相距甚远，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组建筑风格各有特色、规模极其宏大的建筑群。该馆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由圣遗物馆、异教博物馆、纪念章与钱币馆、庇奥·克里门提诺博物馆、伊突利亚博物馆、埃及博物馆、奇亚拉蒙提博物馆、基督教博物馆、传教士与民族学博物馆、梵蒂冈画廊、西斯廷小教堂、以及拉斐尔画室、拉斐尔画廊等20多个形式及功能不同的部门，藏品内容有别的博物馆、画室、画廊以及小教堂组成。1400多间陈列室，收藏着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年接待参观者以千万计。梵蒂冈博物馆由此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集中地，也成为了当今世界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以至“1960年，联合国把整个梵蒂冈列入战争期间需要特别保护的‘国际文物’清单。”<sup>②</sup>

一般认为，梵蒂冈博物馆的草创期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缘起于教皇朱利亚二世（Julius II, 1503-

---

① Scientific Editor, Valerio Terraroli, Translations(from Italian to English): Antony Shugaar, *Great Museums of Europe : the Dream of the Universal Museum*/introduction by Antonio Paolucci, First published in Milan, Italy in 2002. By Skira Editore S.p.A. p.11.

② 同上，第215页。

13)对教皇寝宫与花园的装修。这一草创期的梵蒂冈博物馆虽然实际上只是一批独一无二古代青铜雕像之杰作的私人收藏,却曾经吸引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文艺复兴三杰”前来欣赏临摹,从中吸取灵感。

## 二、形成:宗教理想与艺术创造的结晶

梵蒂冈博物馆的形成期兴起于本笃十四世在位期间(Benedict XIV,1740-1758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整理教会早期历史之愿望的激励,教皇们开始严肃认真地收藏艺术品,他们纷纷将自己重要的藏品,如雕像、钱币、手稿等,捐赠给罗马的不同机构,其中包括了梵蒂冈。有的教皇甚至在自己的宫中建立“博物馆”。在收到了弗朗西斯科·维多瑞(Francesco Vettori)的捐赠之后,本笃十四世决定建立一座专门收藏与展出基督宗教文物的“基督宗教博物馆”,维多瑞被任命为这座博物馆的终身馆长。由此,至克莱蒙十四世时期(Clement XIV,1769-1774),罗马成为世界上艺术品及古董的主要集散中心,吸引了来自英、德、法以及俄国的收藏家与艺术家。

教皇们也都曾为搜寻艺术珍品而殚精竭力,比如:庇护六世(Pio VI,1775-1779)为了给筹建中的庇护·克里门提诺博物馆征集文物,曾发奖券筹措资金。在他的努力之下,庇奥·克里门提诺博物馆成为了梵蒂冈博物馆最大的一座分馆,馆内设有希腊十字厅、缪斯大厅、以及圆形大厅等。厅内陈列着古代艺术品或仿古艺术品,其中有雕像、镶嵌工艺品、石棺、浮雕和半身像,以及动物塑像等。这些文物的展出,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人们对于传播“新古典主义理论”<sup>①</sup>的热衷。博物馆中各展厅的建筑外貌或陈列品的种类,都由其展厅的命名得以体现。如面具厅、赫尔墨斯展柜、方形厅等等。希腊十字架大厅的正中,展出有一具雕有浮雕的石棺,上面刻有一群小爱神丘比特在葡萄树上采摘葡萄的情景。环形大厅中陈列着希腊的工艺镶嵌画,浮现出人和半人半兽正在搏斗的场景。缪斯大厅是一座拱顶的八角形建筑物,是按在此陈列展出的九尊雕像中的缪斯女神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厅中还陈列着一尊阿波罗雕像,陈列着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大将军和演说家培里克里斯<sup>②</sup>(Pericles, 495-429B.C)、荷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家喻户晓的希腊伟人的半身雕像。阿波奇奥梅诺展柜展出了一尊仿公元前4世纪时的希腊雕刻家赖西帕斯(Lysippus)的作品而雕刻的铜像《擦汗水的青年》,这尊铜像塑造的是一位取得了胜利的青年运动员,正以筋疲力尽的神情,擦拭自己手臂上的汗水。

教皇庇护七世(Pio VII,1800-1823)在位期间斥资修建的奇亚拉蒙提博物馆,由威尼斯雕刻家安东尼奥·卡诺瓦(A. Canova)负责设计,由美术馆、新廊陈列馆(Braccio Nuovo),以及碑文陈列馆三部分组成。位于布拉曼特设计的长廊之内的美术馆,主要陈列雕塑作品。新廊陈列馆(Braccio Nuovo),收藏有奥古斯丁的雕像,而碑文陈列馆所收藏的碑铭,则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这里石碑沿墙壁相对而立,气氛肃穆庄重,是供学者们研究基督教徒或异教徒碑文的地方。

在主要陈列雕塑作品的长条形展厅中,沿墙分为五十九个穹形单间,集中了一大批半身塑像、未完成的艺术品和人物全身像,其中有希腊神话中宙斯带去为众神司酒的美少年加尼梅德(Ganymede)和鹰,有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之妻、美神佩内洛佩夫人(Penelope)端庄而坐的雕像。在新廊陈列馆正中的位置,单独陈列着古罗马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100-

① 有学者认为,16至18世纪欧洲的古典主义文艺是对古代希腊、罗马文艺的模仿和发扬,故称之为“新古典主义”。

② 正是在培里克里斯的领导下,古希腊文化和国势达到了鼎盛期。

44 BC)的塑像,两边各有一只出土于哈德良陵墓的青铜孔雀,还有一尊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奥古斯都的塑像,此时的奥古斯都被塑造为正在发号施令的军事统帅,他身材魁梧,披挂着华丽的罗马式盔甲,盔甲上的图案象征着对世界的统治。他的右手指向前方,似乎正在向部下训话,左手则握着象征权力的节杖。在他的右脚边,伫立着一尊爱神丘比特的小雕像,表明奥古斯都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同时也是一位仁爱之君。除了像奥古斯都这样的现实生活中的伟人以及神话中的圣人、美人与英雄,在这些雕塑作品中,还有一尊正站在尼罗河边忧郁地沉思着的人像,这应是一个跻身于芸芸众生之中的普通人。

西斯廷小教堂(*The Cappella Sistina*)因其天花板和墙壁上保存有米开朗基罗花费4年时间绘制的著名天顶画《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而久负盛名。<sup>①</sup>西斯廷小教堂始建于1445年,1481年完工,由教宗西斯都四世(Pope IV della Rovere, 1471-1484)发起创建,教堂名“西斯廷”亦即由此而来,最早用作梵蒂冈宫中专供教皇使用的小教堂。教堂的外观十分简洁,甚至没有拱顶附带建筑半圆壁龛,但却是按照《圣经》中所记载的由所罗门于公元前10世纪中叶建造的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座圣殿、“耶路撒冷圣殿”(亦称“所罗门圣殿”)的形制设定的,其长40.93米,宽13.41米,高20.70米,与圣经中所记载的所罗门圣殿的尺寸比例相同。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26年由庇护十一世教宗(Pio XI, 1922-1939)创立的“传教士与民族学博物馆”。宗教学家、圣言会神父施密特(Fr. Wilhelm Schmidt S.V.D, 1868-1954)负责博物馆的组建工作并担任该馆第一任馆长,<sup>②</sup>圣言会神父施苏林(Fr. Michele Schulien)、方济会神父马斯克维尔德(Fr. Pancrazio Maarschelkerwerd)曾协助其工作。这座博物馆设于多米尼克·佛塔纳楼,由4个展馆、27间展室组成,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属于不同时代的数万件珍贵作品和器具,具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征。该馆最初一批收藏品有四万多件,全部来自为庆祝1925年“圣年”(the Holy Year)而举办的一次大型“传教士展览会”,是参会的传教士、大主教、传教士修道会及相关机构、地方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和个人为教皇所做的奉献。“目前这个馆有8万多件展品,展出的顺序按藏品之来源地的地理位置排列,如此便展开了一幅欧洲之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经济、社会与艺术生活,同时也包括其宗教信仰或巫术信仰的、十分奇妙的全景画面。”<sup>③</sup>

上述梵蒂冈博物馆之分馆的构建、形成,以及藏品的征集与展出过程,从一个个侧面生动而又形象地体现了基督教人文精神之“人即神圣的道成肉身”<sup>④</sup>之理念。由此我们认为:梵蒂冈博物馆的形成及所收藏的艺术品是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会神圣崇拜活动之外在化的体现,亦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的一种实践,是教皇们的宗教理想与艺术家们的艺术创造的结晶。

### 三、内涵:信仰中对人性之崇高与尊贵的回归

梵蒂冈博物馆,“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sup>⑤</sup>陈列着人类历史之初到现今各个不同

① 本文作者发表有《梵蒂冈艺术品中的阿波罗和耶稣基督》一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米开朗基罗及其作品。

② Carlo Pietrangeli, *The Vatican Museums: five centuries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Peter Spring, Rome: Edizioni Quasar; [Citta dei Vatice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93, p. 235.

③ *The Vatican Museums: five centuries of history*, p. 235.

④ [美]威尔肯斯、帕杰特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⑤ [英]乔治·布尔著:《梵蒂网内幕》,郭文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17页。



时期的文物,其所保存的世界上“品种最为齐全的重要艺术收藏品”,<sup>①</sup>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梵蒂冈所坚持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其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宗教蕴涵,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具体地阐释了艺术与基督教人文精神的关联,而其核心内容则是在信仰之中对人性之崇高与尊贵的回归。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Raffael Sanzio,1483-1520)于1509-1510年之间所创作的寓意神学、哲学、诗学和法学的四幅壁画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这四幅画,各用一种典型情景代表上述四个领域里的学问:《教义争论》代表神学,《雅典学派》代表哲学,《帕纳苏斯山》代表诗学,《智慧、温厚和毅力》代表法学,其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既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学古破旧而立新”<sup>②</sup>的时代特色,又生动具体地表明:“从整个人类艺术发展的历程看,描写人和表现人的形象始终是其中心主题,无论具象与抽象,也无论东方与西方,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艺术自然以创造人的形象为其首任,艺术思潮的演变、表现手法的差异、时代风格的发展等等无不在塑造人的形象这个主要方面见其功夫。”<sup>③</sup>这四幅画中,以创作于“拉斐尔画室”西面墙壁上的《教义争论》最引人注目,这幅画既散发着崇高的理想光芒,又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艺术家追求理想,崇尚古典,发扬学问,关注现实的人文主义精神。

现存于“圣遗物馆”的“十字架型圣遗物箱”(Reliquary of the True Cross)是能够生动、具体地阐释艺术与基督教人文精神之关联的又一件藏品。这件发现于“拉特兰至圣礼拜堂”的传世文物属于教皇帕斯卡利斯(又译帕斯卡尔)一世时代(9世纪),图案从《天使报喜》到《洗礼》,都是在以人的形象以及人间日常生活的场景描写基督的生平。梵蒂冈博物馆里的这一类藏品,以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最高形式的“道成肉身”,一种人与上帝的具体统一。

综上所述,无论是教皇为筹建或扩充博物馆的殚精竭力,还是艺术家们的艺术创造,抑或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或平民为梵蒂冈博物馆的藏品所做的捐赠,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方法,从不同的方面对基督教人文精神的某种艺术表达。这样的表达之中,寄托着教皇与艺术家,以及心中存有“信、望、爱”的信徒们的理想,这是一种心灵有机会通过“道成肉身”这一外在事实而有意识地认识到了上帝与人合一的观念之后所产生的理想。因此,这理想“不再是感性和经验的事实,而成为精神和神圣的观念,它不再通过历史而是在哲学中获得确证。”<sup>④</sup>这理想之中蕴含有一种源自于古希腊人文主义文化传统的基督教人文精神,其焦点在于对灵魂的塑造、对心灵的关切,以及培养人之理性的高贵。其孕育过程及表达方式表明:当心灵由于追求理想而超越感性的历史,进入到绝对领域时,感性的历史就不再成为本质,它只具有从属地位,“由历史提出的精神真理超越了历史,获得自立。历史仅仅成为属于过去的暗淡的梦幻形象,而并不像观念一样享有永久地、绝对地呈现自身的精神。”<sup>⑤</sup>这样的一种能够永久而绝对地呈现其自身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充满关爱与善意的道德力量,是明辨是非善恶的情感源泉,是向往崇高与无限的境界与眼光。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精神的存在,艺术与宗教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人净化心灵、倾注情感,并寄托其终极理想的殿堂。

(责任编辑 杜 澄)

① 同上,第226页。

② 朱龙华、王素色、赵立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艺术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③ 同上,第9页。

④ [美]威尔肯斯·帕杰特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第79页。

⑤ 同上。